

鱼跃龙门

|| 上册 ||

刘景玉

著



人的一生，孰喜孰悲、孰苦孰甜、孰衰孰乐，
对每一个人都是—种际遇，都会打上时代的烙印。

明代中叶，是历史上四川盆地人文荟萃的鼎盛时期。小说以那段史实为背景，以川中一大批文人、武士入学中举、鱼跃龙门乃至出相入主，为国、为家、为民做官、抗倭战斗和忠诚奉献的史实为依托。再现了川中地区在明代中叶，一批龙门进士的人生经历和社会画卷。

鱼跃龙门

刘景玉 著 ■上册■

 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鱼跃龙门 / 刘景玉著. -- 北京 : 团结出版社,
2017.1

ISBN 978-7-5126-4828-9

I. ①鱼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05559号

出 版	团结出版社 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: 100006)
电 话	(010) 65228880 65244790
网 址	http://www.tjpress.com
E-mail	65244790@163.com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成都新千年印制有限公司
装帧设计	成都天恒仁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028-65336881

开 本	145mm×210mm	1/32
印 张	22	
字 数	580千字	
版 次	2017年1月第1版	
印 次	2017年1月第1次印刷	

书 号	ISBN 978-7-5126-4828-9
定 价	59.80元 (全两册)

(版 权 所 属 盗 版 必 究)

内容提要

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。历史终归是历史，故事终归是故事。人的一生，孰喜孰悲、孰苦孰甜、孰忧孰乐，对每一个人都是—种际遇，都会打上时代的烙印。

小说以明代中期那段史实为背景，以川中一大批文人、武士入学中举、鱼跃龙门乃至出相入仕，为国、为家、为民做官、抗倭战斗和忠诚奉献的史实为依托，再现了川中地区在明代中叶，一批龙门进士的人生经历和社会画卷。其中：既有风和日丽的生活画面，也有暴风骤雨的斗争场面；既有男欢女爱的温柔缠绵，也有浴血战斗中的惊涛骇浪；既有人与人之间的深情厚谊，也有利益与利益得失间的钩心斗角……不过，在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，无论是男是女，是从文还是经武，哪怕在仕途中沉浮，甚至于悟道、经商，以至于人生的终结，只要能诚心有益于社会，再到各自的心理平衡，就会希望与现实同在，就会在自己的一生中感到满足。

本小说中的主要人物：明代号称“天下第一聪明人”，反而以不幸终生的状元公杨慎；人称“龙门进士”的谯孟龙；南京兵部尚书、抗倭元帅韩士英；抗倭名将戚继光；武、世二宗皇帝在位时期的杨廷和、张维、张鉴、俞大猷、高子奇……一大批文臣武将；既有才女黄娥和钟情女子李雨荷，也有权宦刘瑾、权相严嵩、倭寇东乡一郎、叛国投敌的海龙会头目汪直……总之，有了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存在，才得以铸就那一段历史，生成那一段旷世的风情。

主要人物表

- 谯孟龙 明嘉靖进士，后知南昌府
- 谯垠、罗彩萍 谯孟龙、谯田龙之父母
- 杨慎 明正德进士、状元，宰相杨廷和之子
- 韩士英 明正德进士南京兵部尚书、大司农
- 俞大猷 明嘉靖武进士福建总兵府总兵，荡倭将军
- 戚继光 明登州卫金事，江浙总兵府总兵，平倭将军
- 杨廷和 明东阁大学士武宗时入相，后为宰辅，世宗七年致士
- 黄珂 明成化进士，武宗时位列三公（简肃公），黄娥之父，杨慎舅、岳
- 黄娥 明代才女（黄珂之女），杨慎继室
- 李雨荷 杨慎爱妾，文武双全，武师李六如之女
- 杨应舜 峨眉派武师，与弟杨应蟾同为杨慎家护卫
- 张维 明成化进士，后为汇空山道长
- 张鉴 明正德进士，先后任山西按察使、山东巡抚
- 柳稷 明成化进士，刑部观察使
- 任瀚 明嘉靖进士，左春坊左司直
- 李六如 武术世家李宝儿之子，李氏内家拳的先祖，雨荷父
- 刘瑾 明武宗时总管太监、东厂头子，后武宗歿前被处死
- 陆炳 明世宗时任总管太监、东厂头子
- 张燠 明正德进士，嘉靖中任礼部尚书，后为右相
- 桂萼 明正德进士，嘉靖中为兵部尚书，后为左相
- 陈以勤 明嘉靖进士，隆庆为礼部尚书，后升文渊阁大学士
- 高子奇 蒲柳土司、永昌军偏将
- 风云儿 高子奇的妻子，高子奇在福建抗倭中战死后，为蒲柳女土司
- 汪直 海龙会头子，倭寇帮凶
- 九鬼加隆 倭寇将军
- 东乡一郎 倭寇头子
- 李淳风、袁天罡、吴道子 唐武周时的名士（引章中人物）

目 录

CONTENTS

-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第一章 | 李淳风搜寻龙气 | 袁天罡述说洪荒 / 1 |
| 第二章 | 三杰论道隆州城 | 谯氏中兴安汉地 / 22 |
| 第三章 | 起狂澜江水改道 | 惊噩梦梦龙降生 / 42 |
| 第四章 | 纳莘生学究疏名 | 言吉庆田龙出世 / 71 |
| 第五章 | 探古洞孟龙遇险 | 练奇功弱女防身 / 96 |
| 第六章 | 杨才子静慈庵邂逅 | 谯孟龙顺庆府中举 / 124 |
| 第七章 | 杨升庵状元及第 | 韩士英士录郎中 / 172 |
| 第八章 | 韩士英故里祭祖 | 谯田龙戏水罪兄 / 204 |
| 第九章 | 朱厚照野游选美 | 杨升庵讽谏遭祸 / 247 |
| 第十章 | 丁忧不断大冲喜 | 好事成双小登科 / 281 |
| 第十一章 | 杨廷和奉诏辅国 | 谯孟龙进士及第 / 317 |

词曰：

青山碧水云重，浩气贯长空。江水滔滔流不尽，苍峦滴翠沐春风。

狂涛巨浪刀峰，一跃了千衷。昔日风光今何在？龙乡儿女正花红！

又曰：

在天那边有个美丽的传说，鱼跃龙门的故事久久在时空传播……

在天那边有个动人的传说，让天这边的人儿情愿将铁鞋踏破……

第一章

李淳风搜寻龙气 袁天罡述说洪荒

—

大唐咸亨二年春，长安城内姹紫嫣红，大街上人流如潮。商铺里的年货还没下架，无论是豪门男女，还是平民百姓，乘着节日的余兴，或出步赏景会友，或趁机带上小儿女去郊外踏青。众多的还是长安城的平民，习惯了每年此时去商铺买相因。总之，那热闹的场面依旧，并不因为大年过完，就远去了热烈的节日气氛。

这天上午，一架掩着窗帘的豪华马车从长安城的摘星巷驾出，绕过大雁塔后门，慢腾腾地向东行去。街上的行人由于对这样的车看得多了（有的曾经因为让慢了道，不是被马蹄踩了脚，就遭受过豪门车夫的皮鞭）。他们以为这又是哪一家豪门的千金或贵妇出门，要去骊山烧香祈福。于是，便纷纷主动让出道来。

马车顺利通过长安东门，快到引马川时，车帘内传出了苍老的声音：“李安，出城已经二时，现在车到何处了？”

赶车的人是一位三十左右的汉子，戴着一顶翻沿的大毡帽，

毡帽下是张国字脸，脸上浓眉下鼓着一双黑里透亮的大眼睛。此人一身胡装，圆领蓝色的罩服上，系着一条骆皮制成的软筋带。手上紧握着一支赶马用的胡鞭，脚下一双软底长筒皮靴，稳稳地站在车辕前的横档上。旁人一看，就知道他是一个标准的北方护庄汉子。此时，他正要扬鞭催动青骢马，向引马桥驶去，却听到车内主人的问话。于是，他立即回答道：“令公老爷，快过引马桥了。”

“那好，过了桥就进汤峪。”

“老爷，你不是吩咐我经蓝田到骊山么？”

“少说废话，李安。出门前，我不是告诉你，路上一切要听从我的吩咐么？”

李安这才知道老爷的真实意图，原来是在暗渡陈仓。于是，他爽快地答道：“是的，老爷。那你老人家就坐好了！”

李安把缰绳一拉，鞭子一扬，青骢马奔腾起来，一下子冲过了引马桥。

车子一过桥，便沿着饮马河南边的官道，向上游的汤峪冲去。

车里人这才揭开车窗帘，探出头来，风把他那花白的长胡须吹向一边。原来是一位精神矍铄、身穿黛青色道服头戴道冠的老人。

这老头不是别人，正是太宗时秘言“唐三世后，则女主武王代有天下”的道士，当今的太史令李淳风。此时，他以抱病之身，假以外出考查山水之名，暗行西蜀去寻找李唐后裔，目的是挑出能继承大位之人。

李淳风长住京城，自从则天皇帝年迈、梁王武三思父子把握朝政以后，从四面八方传到他耳中的，全是哀怨之声。如今，他回忆起少年游的快乐，想看看久违的河山，现在究竟什么模样了。于是他把头伸出车外。迎面而来的青山，时起时伏。树枝的新芽才冒出头来。夹带着清香的风，嗖嗖从窗边掠过，特别爽人心脾。马车一到，惊起路边树上的群群飞鸟，时而飞向马车的远方，时而却径直向车身飞来，独添万种情趣。所以，他非常高

兴，想尽揽春色。恰在此时。一只带冠的蓝雏从他的耳边掠过，差一点撞上他的道冠。李淳风是修道之人，生怕小鸟撞到马车上。为了自己不被撞伤，也为了不至于伤到小鸟，他把头缩进车窗，吩咐李安把车子尽量慢下来：“李安，把车放慢点，慢点，再慢点！”

主仆二人一边信马由缰地欣赏着无限春光，一边尽谈些陈年旧事，连儿时捉弄邻家大人的事都扯出来谈了。谈笑间，不觉到了傍晚时分，马车已到汤峪。

夜幕刚刚降临，他们因身有重任不便张扬，便在一家较为隐蔽的小客栈门前停下车来。李安问车内：“老爷，我们在这里住下行么？”

李淳风掀开窗帘，伸出头打量了一番，点了点头：“可以。”

马车刚停，李安还没将车辕放下来，一位苍老的栈家带上一个十七八岁的后生，立即迎上前来，满面堆笑地打招呼：“客官是住栈么？”

李安问道：“有干净点的上房没有？”

老栈家听见赶车的一开口就要干净的上房，也不谈房价，心想这车内的人一定来头不小。于是，马上回答道：“干净的上房有，不知客官要几间？”

李安道：“不要单间，只要套房。你有没有？”

“有，有，有哟。大爷要两套，还是三套？”

李安道：“一套就行了。”

“行，行，行。”老栈家的话刚落口，便伸手去牵李安手中的缰绳，生怕客人不住宿似的。

“我这马儿走得乏了，明天还要上路，你得用上好的料食哟！”

“是，是，是……不劳大爷吩咐，小的自然会好好照料。”栈家殷勤地连连答应。直到后生把马缰绳从他手里接过去的时候，他还特意地叮嘱：“儿子，你要听好了，这是大爷们路上的脚力，得在草料中加点粮食。你要牵到后院去喂勤点，不要偷懒哟。”

“是，是，是……”真是有其父，必有其子，连出口的方式和语言都一致。

李安掀起门帘，扶李淳风下车来。老栈家在夕阳的余晖下，才看清楚车上下来的人，并不是官家豪门之类的要人或贵妇小姐之类的家眷，原来是一位身着紫色道袍的老道长。他感到十分惊讶，又立即迎上前去打恭道：“老仙师好！小的给老仙师请安！”态度非常诚恳。

于是，主仆二人在老栈家的殷勤接待中，挑了楼上一套最宽敞的上房安顿下来。待主人奉上夜宵以后，李淳风吩咐李安：“你一路上辛苦，我们早点歇了吧！”

“路上颠簸得那么凶，老爷年纪又大，那才辛苦耶。里面的大床我进屋时检查过，老爷睡那里。我睡俟门这间小床。茶水放在中间，老爷渴了，就叫我。”

待李安躺下，李淳风吩咐道：“你赶快睡，有什么响动，得精心点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李安确实困了，听过主人的吩咐，喃喃地回答。

午夜刚过，山地便刮起了应时风。李安于朦胧中，听到门外似乎有动静，他立即警觉起来。这声音虽然很轻，但在练家子的耳中听来，却越来越清晰，好像是从楼梯上传来的。他虽然没有起身，却悄悄地抽出了压在枕头下的柳叶刀。然后，为了不引起不速之客的察觉，他的喉内便发出了细微的鼾声。少时，来自楼梯的声音在门前停了下来。李安开始以为是贼人谋财，便把鼾声加大。后来，门闩被来人用刀尖拨开。“吱呀”一声，门被打开后，一条黑影蹿了进来，轻脚轻手地举刀向在床上发鼾的他当头砍下，才知来的不是劫财的贼，是来害命的。来人满以为能一举成功，哪知李安头向床的内边一挪，顺势来了一个扫堂腿，然后一个鲤鱼打挺，竟然闪电般地立起身来，趁来者倒下之时，一脚踏在他的胸肚之间，那把柳叶刀犹如电光石火一样，冷冷地架在了那人的喉部。

室内打斗的声音把李淳风惊醒，他悄悄起身之时，听到有人

倒地的声音，直到有人追问：“快说，是谁指使你来的？同伙还有几人？不然我就杀了你！”这是李安的声音，他下意识地知道有人行刺，现在被李安制住。他正要用纸媒斫石取火点灯，却听得李安喝道：“快说！是谁指使你来的！”

躺在地下那人没有回答。

沉寂少许之后，李安发觉那人喉咙里异常响动之后，就再无动静。他没有把架在那人颈上的刀离开，而是弯下身来，伸出左手往那人的鼻口一探，已经没有气儿了。

这时，室内的油灯亮起来，李淳风来不及看清来人的容貌，就被李安一把推开：“老爷小心！”接着，又顺势倒地一滚。只见一只飞镖钉在身后的木板墙上。要不是李安反应得快，推了李淳风一把，正好要钉在他的胸口上。

躲在走廊里的三人见到自己人接连失手，方知遇见顶级高手。领头的说了声：“风大，扯乎！”第一个顾不得面子，咚、咚、咚地跑下楼梯逃命去了。余下二人，想必是小卒，见头儿一逃，生怕阎王爷这时在生死簿上给他们打个钩。于是，也想转身逃走。恰恰两腿乏力，稳不住身子，就滚下楼梯，连滚带爬地逃出大门之外。

李安正要出门追杀，却被李淳风叫住了：“穷寇勿追！”

楼上的响动惊醒了老栈主，他推醒儿子，要他悄悄躲起来。直到刺客走以后，他才点了灯颤颤怵怵地上得楼来问道：“仙师、客官，你们可安好？”

“没事。进来吧。”李安若无其事地开门回答。

于是，老栈主走进房内，打躬道：“老仙师受惊了，是小老儿的罪过呵！”言毕，却见到楼板上躺着一个人，马上吓得全身发抖：“啊呀！小老儿开客栈多年，何曾遭遇到这等恶事。真是倒大霉了哟！”

李安安慰道：“这不关你的事，你不要害怕。烦您老暂找一个地方隐藏尸体，以后随便找个地方，悄悄埋掉就行了。”他见老栈主有些迟疑，随即厉哼一声。老栈主听后，吓得双腿打颤，连忙答道：“尽听老爷吩咐。”

老栈主沉思片刻后道：“现已夜深，黑灯瞎火地不好办，不如先把尸体藏起来。内院有喂牲畜的草堆，老爷您看，这行么？”

李安忖思后道：“行。老爷有事，明天得离开这里。那以后的事，得麻烦店主你去办好了，我们不会要你白干。”

老栈主连连点头，李淳风知此事与栈主无关，探问过相关情形之后，就叫李安背着尸身随老栈主去掩藏。

此事一了，主仆二人再也不敢大意，只得假寐到天亮。

第二天，吃过早饭，主仆检查马匹车辆，见马儿肚圆神爽，车辕依旧。李淳风便吩咐李安拿出数两纹银来酬谢栈主。老栈主推阻再三，坚持不收。

李淳风劝道：“老东家，你就收下吧，开栈不易，太上老君会保佑你的。”

老栈主一听此话，立即喜上眉梢道：“多谢老仙师，小栈经昨晚之事，揣度老仙师定非常人。如今得惠仙缘，小老儿一家三生有幸。仙师去后，吾家常设香案以奉之。”当李安再次将纹银递过，老栈主才带上儿子长跪拜送。

二

马车欲从汤峪到泮峪，沿河床南边而上，一路平缓，人马不乏。有李安驾车，李淳风十分放心，于是，闲下心来时便想到这次秘密出行的责任重大，自己怎样才能完成皇帝的使命。又回忆起临行前夜，狄仁杰和他那番推心置腹谈的话来。当时，狄仁杰忧心忡忡地对李淳风说：“如今皇帝老矣，目下武三思父子把持朝政，践踏朝纲，使得百姓苦不堪言。我等乃唐室老臣，心何忍之？而今，则天皇帝觉悟，对先年逼杀高宗诸子、造成不得传人之事，已经后悔莫及。听说太子贤、原王李孝、泽王上金等受诛后，有后人流落蜀地民间。便把这事密托你我，再三叮嘱你我秘密行事。可见她仍是英明善断之主，还是想为李唐江山寻条出路。”

李淳风道：“阁老一席话点醒了我。武承嗣早就想谋求大位……原来皇帝已在顾及、顺从民意了呢！”在谈到则天皇帝的



功过时，李淳风又说：“圣人尚且不能无过，皇帝英明，加上阁老劝谏之功，淳风才有此行。此去西蜀，在我看来，并非单为李唐江山，也为庶民百姓。阁老能为国操心，淳风定当为民效命。”

狄仁杰道：“所以，令公此番责任重大。从长安到西蜀，天远路遥，我想，蜀道再难也难不了令公。可如今诸武势大，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，你一路可要当心哟。”

“我已从元芳处讨得李安来，大可应对途中之事。却是阁老你，身边有几只老虎，这才令人担心啦。”

“令公此虑，不是没有道理。但是，你大可放心。因为我已经和张柬之大人商量过，如今皇帝已将内卫的兵权交他。诸武若有不轨，我相信皇帝会让我们去清君侧的。只是令公你，肩负江山社稷，蜀道之难，若无旁顾，对令公来说，自然不在话下。如若被武三思那厮察觉，就凶险万分了。所以，我安排李元芳把卫队中可靠的高手暗调了三人过来，一路上暗中保护你的安全啦。”……

马车在过坎时剧烈地颠簸了一下，李淳风又回到现实中。眼前，河道两边松峦碧翠，沿途两岸的田畴中传来几声牛哞。农民们已在翻耕泥土，准备种庄稼了。他想起儿时跟着父辈在雍城老家学种番薯的事。有一天，莫名其妙地被父亲狠狠地打了一巴掌。后来才知道，自己把番薯长芽的那头全都放倒了，父亲花了很长间才把薯种刨出来，重新放置过……

由于道路平缓，李安驾车的本事也真有一手，因而，车速一直很快。刚一过午，主仆二人就来到汤峪。进山的路曲折起来。马车刚转过一座山丘，就被十多名一字儿散开蒙着头脸的山贼，挡住去路。当头的那人道：“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。要从此路过，留下买路财！”

李安为了不暴露老爷身份，便问道：“你们哪一位是头儿，请上前一步说话。”当中那位青衣汉子上前一步：“本大王就是。”

李安说：“我们既不是达官贵人，也不是富商豪客，而是远来寻亲访友的，身上几无随物。请你们高抬贵手，放我们过去行

不行？”

青衣汉子道：“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！放了你，我们咋活？”

李安又问：“那你们要多少银子才放我们过去呢？”

青衣汉子答非所问地道：“本大王所要不多，只要你车中全部！”

李安又问道：“人呢？”

“人么，本大王更要！”

旁边的蒙面贼们戏谑道：“车中人是女的，正好掳回去给我们大王做压寨夫人哩”

李淳风在车上再也忍不住了，伸出头来骂道：“何方山贼，如此大胆！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拦路抢劫！”

青衣汉嬉笑道：“我以为车上坐是位官家小姐，原来是个糟老头。兄弟们，既然没有女眷，留他何用？”

贼人们立即大呼：“是呀，我们干脆把他杀了！”“对，杀了他！”于是，这伙人咆哮着，一窝蜂似的向车子冲去。

这一回，李安真的火了：“大胆孽贼，还不赶快停步！否则，天地饶你，我这柳叶刀也饶不了你们了！”

李安说话算话，只见他飞身从马车上跳下，再一个箭步，就挡在冲到前头的贼人面前，柳叶刀起之处，血光立即飞了起来。

这时，青衣汉子带着四五位身手不凡的山贼，从旁边包抄过去，要对车中人下手。李安被几位身手不错的山贼围攻，看到老爷危险，却苦于分身乏术。

恰在李淳风性命攸关的时刻，从山崖上飞下一个穿斗篷戴铜面罩的汉子来：“令公莫慌，元芳来也！”于是，手起刀落之处，只见红光射出，身子刚挨近马车的那人便倒在地上了。

这边，李安得知师父来到，有了强援，心无顾及之后，愈战愈勇，不几下，便将围攻他的贼人悉数解决。

那边，由于接战李元芳的几乎全是高手，一时间，谁也讨不了便宜。李安正要上前助战，忽听师父大呼：“宗彪，你心性纯良，何故为奸人效命？”随即，又有两个相同的持刀汉子从山崖

上飞了下来。

宗彪就是那位青衣汉子，不但是前任兵部尚书宗楚客的儿子，而且现任御林军的偏将。宗楚客为则天从父之子，误入武三思圈套后，却处处受制于三思。宗彪看在眼里，心中对武氏父子早生恨意。只是受之父命，要他在去西蜀的路上，伺机截杀意图谋反的朝中奸贼。于是，便带着御林军中的几个心腹兄弟秘密上路了。当他们行至引马川时，恰恰遇见那位在汤谷吃迷药假死的刺客。此人是他的好友——剑州人王尚德。得知他们行刺未果后，就火速带着随从军士，走小道绕过汤峪，在去泮峪必经之道上埋伏下来。李元芳是皇宫卫队的统领，宗彪先前曾拜在他的名下学艺。宗彪蒙着头，李元芳自然能从武功招式上认出他。而宗彪呢？先前跟在同伙的后面督战，被前面那拼了性命的恶斗遮住了双眼，自然无法看清来者何人。直到师父叫他时，才知对方竟是自己的师父。于是，赶忙命令正在拼斗的同伙：“你们赶快住手！他是我的师父，是内卫大将军！”随即，摔下兵器，匍匐地上，不敢抬头。

随从军士见上司已经匍匐地上，听到上司命令后，跟着纷纷跪了下去道：“我等有眼无珠，不知大将军亲自到来，真该死！请大将军责罚！”

李元芳道：“王者有云：不知者，不问其罪。你们都是受蒙骗之人，本将军不会怪罪于你们。不过，你们应该明白：车中坐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受皇命公干的太史令李公。本朝法度，你们是知道的。违抗圣命者，该当何罪？！”

“小的该死！”

李元芳喝道：“这岂止是该死的问题。按大唐律法，是要诛你们九族的！”

跪在地上之人，一个个的吓得身子如筛糠一样颤动，大呼：“大将军饶命！请大将军饶命啊！”

李元芳又道：“我可以放过你们，但不知你们想没想过，你们逃走以后，你们的家人呢？他们是要因之获罪的！”

“天哪……”军士们被吓哭了。

李元芳又说：“车上坐的是太史公李大人，他才是这次行动的主儿。你们拼着命也要杀他，我说可以放过你们，还没问他可不可以饶恕你们的罪过呢？”

于是，跪地的军士一听此话，立即转身向车头跪下。磕头如捣蒜地大声求饶道：“太史公大人，我们是奉命行事，不知道要我们来谋害您老人家。我们有罪，自当受死。而我们的家人，的确是无辜的。求大人放过小的家人吧！”其声哽咽中饱含凄怆。

李淳风起身立于车头，见状也于心不忍。不过，正让他犯难之时，却听得李元芳发话了：“太史公心慈，也不便发落你们。我倒可以给你们指条活路，不知你们愿不愿意接受？”

大家一听有条活路可走，哪有不愿的。于是，立即大声道：“愿意！愿意！没有不愿意的！一切听从大将军吩咐。谢谢太史公！谢谢大将军！……”随即，磕头如捣蒜。

李元芳道：“我知道，指使你们的人尚立朝堂，你们暂时是无法回长安了。不如你们就此化装成商贾、游人同去西蜀，在路上作暗中保护太史公的善事。此事完毕以后，你们不但可以将功赎罪，还可以受到朝廷的嘉奖哩！”说毕，他又转身问李淳风：“太史公认为此法行么？”

李淳风道：“李将军所言极是，我在这里也替他们拜谢你了。”说完，曲身向着李元芳深深一躬。

跪在地上的军士被深深感动，喜涕难当。再一次大声致谢：“谢谢太史公！谢谢大将军！”

三

自从宗彪的御林军叛归李淳风以后，武三思一伙再也得不到相关信息。整天疑神疑鬼，提心吊胆。宗楚客不知儿子去向，只能暗自神伤，不可言状。

李淳风与李元芳在泮谷别过之后，却在宗彪他们的暗中护送下，顺利通过金水河、米仓山，经阳平关官道，直达朝天关。

朝天关夹在两山绝岭之中，地势十分险要，所以，自三国时起，一直都是兵家必争之地。而今，朝廷在此仍驻有重兵把守，

关内的市井虽不大，社会秩序却较良好、繁华。眼见天时不早，李淳风他们一行十多人，吸取前日的教训，为了相互照应，便选择在一家条件较好的客栈住下来。宗彪一伙选住东头的三间客房，把西头斜阳照得到的那间客房让给李淳风主仆二人住。

李淳风进大门时，发现这家客栈的大门上方，挂了块匾额，尤其是匾额上的“乌龙客栈”四字特别苍劲有力，使他回到房中也百思不得其解。于是，他于客栈伙计给他们送夜宵时，搭讪道：“小师傅，我见你们客栈十分兴隆，尤其是那块门匾，字写得真好哟。”

小师傅道：“还用您老仙长说，这是大唐字圣颜真卿的亲笔。正宗的颜体，如假包换，还能不好么？”

李淳风问道：“你不是在诓我？颜公为朝中御史大夫，何来此地留下墨宝？”

小师傅又道：“老仙长是化外人，自然不知。听家父说，这是上元元年（760）秋，颜真卿因上书忤旨皇后事，被高宗贬到蓬州（三等州）当长史。他老人家途经此地，因银两丢失正犯愁时，是家父给他凑了三十两盘缠才去上任的。临走时，家父求他给小店题名，他问家父题个什么名呢？家父说，秦岭如龙，绵延千里，这里又叫乌龙山，就请他写‘乌龙客栈’四个字吧。于是颜真卿乘告别酒酒兴正浓时，才慨然写下这四个字的。”说到这里，李淳风插话道：“原来小师傅是栈主的儿子？”

小师傅点了点头道：“我家姓王，父亲叫王从善，我叫王晓哥。”一会儿，他又问起李淳风来：“老仙长，您说怪不怪？自从我们客栈有了这块招牌，生意一直红火哩！”

李淳风道：“那是你们客栈沾了读书人的文气，自该发吉吧！”哪知，这小子并不买账：“啥子文气哟，是沾了皇帝娘娘的福气哩。”

李淳风听得玄了，惊问道：“晓哥，此话怎讲？”于是，王晓哥讲出一段离奇的故事来：太宗继位后，武士彠镇守利州，当时，驻军于朝天关。有术士在朝天关望见利州的王气升腾，遂寻至武府。谒士彠曰：“公得贵嗣，请视之。”士彠曰：“内生小